孟子文說

序

康学百川耽讀書靡不淹貫喜獨居靜坐進〻多所神會以己亥舉孝廉不赴仕進日與諸弟子口講手畫著書以

爲娱非公事不履公庭故予宰是邑也三年矣未得數〻見也而竊幸見其所著孟子文說若干卷且以序屬余余思衜沿經以乖戾聖囘文而

明道文與衡一而已矣皇卉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九邱歲歷綿曖條流紛糅昔孔子刪述而大寶咸曜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

又經春秋五例義既極序性
情辭大近乎文理猶萬鈞之
洪鐘無錚錚之細响是故論
說辭序易統其首詔策章奏
書發其源賦頌歌讃詩立其

本銘誄箴祝禮揔其端記傳
移檄春龝為根百家騰躍緫
入環內所為衟與文相繫也
孟子七篇述孔子之志豈徒
以其文哉朕而鑒周日月越

極機神變成規矩思合符契文在是而道即在是學者不求其端不察其末徒以為訓詁之書視聖賢之言如槁灰不偶一無生理文之藝亦建

言修詞鮮克宗經遂生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文與道相離而文體由此日下即衟統由此日微人心由此日遠於古也可勝嘆哉蘇文忠公孟子

評本意引而不襲辭簡而能該足以啟迪後進矣百川復為逐段分合細加批導務杜醒豁心目而不厭其詳辭之庖丁鼓刀目無全牛僧繇畫

龍點睛欲飛令讀者居千載
以下神遊千載以上如聳其
欬船見其人其妙杜文也而
不徒杜文蓋文章之道盡乎
是矣元岳景山崧郃陽之抱

道深藏攷古博學嘗註卯經卯隸意ミ不下古心葉華雲先生嘗云余部陽高節獨行士得一心焉謂景山也予不敏不敢杳附于華雲百以其

庶幾景山虖是爲序

嘉慶九秊甲子仲春月年家

愚弟楚黃埥本託吾盧氏

識於古華盤鑑齋

叙

郃陽康百川先生吾同年友張春洋之舅氏又其師也丙寅春將之乾州學正任與震川相遇會城出其所著孟子文說屬震川為序先生自序曰以古文說孟子說其意

之所之而已得其意則理即在是
是蓋即太史公所謂好學深思心
知其意之說也善說經者當莫如
先生矣川嘗欲作孟子拾遺凡荀
子之說合於孟子者備錄之讀他
經子史文集凡足相証者兼採焉

荏苒十年不克卒業川謂孟子凡為人言無不直者無不盡者為國君言曰今天下莫能相尚皆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為卿大夫言曰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為

學者言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為遊士言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勿視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為宰相言曰苟好善則人

輕千里告之以善苟不好善則諂
諛讒人立至以棄天爵之人絶無
囂囂之趣事好臣其所教之君焉
得不諂諛焉得不逢君之惡既逢
君之惡焉得不為民賊士大夫既
為民賊賊民安得不興此參互讀

之可得者也孟子好稱大人格君心之非正已而物正非大人莫屬焉非仁義不陳於王前景丑不謂之敬安得有此大人耶不失赤子之心者大人赤子何心孩提無不知愛親親仁也居仁由義大人之

事備矣言行不必信果惟義所在勞心以治天下後世之謂大人堯舜禹臯陶稷契是也孟子冣好稱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鼓琴若固有木石鹿豕與居遊若野人聞善沛然若決江河生於憂患善

與人同大哉舜也君子終身之憂在是矣孟子之於舜若親睹其人頌之不容口說之不止勝肉私淑者孔子朝夕津津在口者舜也為父兄言曰養不中養不才責善大不祥為子言守身養志若曾子可

也為仕者言曰所就三所去三友以友德雖天子不可挾尚友古人則善進而無已吾樂乎諸侯皆矣人以政吾憂乎天固未欲平天下所思者懷仁義以事君父兄之天下也所睹者懷利以事君父兄之

人心也喪禮仁義之極則也先乎漢文之齊宣王欲短喪孟子正之滕文公小國之君也力行三年之喪夷子墨子之徒也而歸於儒孟子之教也自齊葬魯而後反齊躬行三年之喪故能教當世以古喪

禮闇百詩之論至辨也孟子之知
己也燕昭王賢而不往齊燕雖也
久於齊故不赴燕去就之際仁義
尤著也且夫孟子之子不如孔子
之子孟子之門人不如顏曾冉閔
子貢子路之徒孟子之仕尚不如

孔子三月大治魯然而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明孔子之術使萬世之人心如日月之久照所治不止一時孔子之得孟子如孔孟之得程朱此可讀其書而犁然指數者也方氏謂自宋以來古文失其傳

者七百年近世治古文者殊少要未有不稱孟子之文雄古浩然不可禦者由孟子之文而求其意循其道不棄天爵以求仕進抱孟子終身之憂是為大人仁義之學堯舜性善之傳在是矣此先生說孟

子之意也夫小子多言而鮮當更祈先生之化我也稿就先寄春洋朝邑嘉慶丁卯夏五月漢南岳震川序

敘

孟子書上下七篇其言性善仁義上接尼山之統然聖人之言渾含孟子必出以爽豁聖人之言簡該孟子必出以詳明故其書有筆法局陣而直可以作古文讀今人自少受學論孟等書率先誦習上口其不求甚解者無論矣求解而墮於理障訓詁牽纏講章紛擾

如葛之縈如藤之糾於義非必其背也而終不能超脫於言意之表夫不能超脫於言意之表者尚何足與之言古文且亦思所謂古文何如者古文之作也立主腦啟關鍵點眼目字句欲鍊段落欲清照應欲嚴乍斷忽續陡提飛落其來也緜綿渺渺其去也逶逶迤迤要必有作意存乎其間而歸於自成片段

譬之山連亘起伏而有脈理也水洶湧澎湃而非汗漫也樹木之枝有高下參差陰陽向背裁剪天成而不可增减也嗚乎以此言古文是耶非耶以此觀孟子然耶否耶濬材質譾薄學力粗淺本無真知灼見可以自信邇年設館傭書荒村老塢酬應稀踈定靜之餘不無會悟每與及門有所講授率多因心至

於孟子則直以說古文者說之當其神往興來信口開陳亦不知其果無差謬與否而一二好學之士輒隨筆扎記迨七篇說訖則已居然成帙矣夫聖賢之書雖小夫孺子皆知爲載道之言但以文求鮮不非而笑之曰淺顧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苟不知其文理之作何承接作何起訖一言孟子漫曰是言性善

是言仁義縱有所見終涉於隔靴搔癢前人有言所從遊師大善說書不說道理直說聖賢意之所之今以古文說孟子亦所以說其意之所之而已得其意則道理不說自在矣知其解者倘旦暮遇之乎或不以余爲謬妄也嘉慶七年歲次壬戌中秋日康濬百川書於羅苑別墅之北窗

雜論十則

四子書論語是雜記零星語大學中庸分之一章爲一篇合之全書爲一篇孟子則章自爲篇而短篇精警長篇壯濶規行矩步轉復馳騁不羈細針密線抑又劈績無痕信是千古文章鉅觀

七篇中前數篇率論爲政治國王天下以及

出處大頭目萬章篇全是論古論事之文告子以後則隨事開導人與順便講究道理者不必截然如此姑即其多者言之也

論爲政等章是唐宋人策畧之濫觴論古論事是史論之鼻祖隨事開導人則序說之權輿也至於零碎講究道理其雋永剴刻處又全是子書氣味但義理純正非諸子所可及

耳

孟子是做成文字問答或亦有因但每篇主意結構總是用意安排就的不可泥問答之迹死於句下

孟子私淑孔子處處要豎起自巳身分論學術論王政以及生平去就出處往來交際等項無不稱引孔子以破羣疑而袪衆惑正如

戲劇中兩下鬭掟不怕爾幻出三頭六臂我自有太上老君壓頂也
孟子語意極透闢透闢可以消理障口角極犀利犀利可以療鈍根至其學識則尤獨見其大如井田學校班爵班祿巡狩述職封建喪制等條俾後人猶見三代典章不第如所云鄭僑博物也

文章莫善於穿空孟子最得此肯或事無實証往往據理虛斷抑或繁稱博引幾同附會幾似鋪張旣而一筆勾醒刦極老實的當着來竟是用意做切題文字後世文章鉅公如韓蘇輩蓋無不祖此
戰國策慣用譬喻孟子譬喻乃更奇警文章非譬喻不醒豁此孟子獨擅之長

昔人謂左氏敘四大戰爲四大篇孟子亦有四大篇保民章動心章行助章並耕章四章章法不同而精深博大變化跳脫各臻絕頂其他若反手王齊三宿出晝傳質爲臣等章其曲折淋漓尤覺一往情深至於全部不勝悉說要亦不必悉說也

孟子之文色色出奇大抵有前路有正面有

後路此大較也至其用筆有正有反有虛有實有賓主順逆又有托筆有幹筆有補敘有搜說有指點引証與開障之法塞漏之法洵乎無美不具無妙不臻矣

凡例五條

說文不是作訓詁但論篇段筆墨而不講義理然亦有必說其意藴之所在而後文法始明者實非尋常講章之謂

自來評孟子者非一家惜未及見所見者金聖歎祇閱首四章魏叔子祇齊桓晉文之事一章至世所傳蘇氏評本昔人或疑爲僞託

今觀其書不無開示人處但語意太覺簡括有似引而不發今則逐層逐段分之合之細為批導務在醒目故不厭其詳也

看文章第一要尋主意主意既得則求其關竅眼目脉絡照應此最是提綱挈領之法書內遇此等要緊字句必用雙鉤或直抹或大圈或圓點隨在標出使觀者一見十分已了

然九分然後看評語則處處成破竹之勢矣」

文章有段落猶人身有肢體頭面有眉目也段落不清則部位不分尚何文之可論書內於小節次則用半畫截之大段則用全畫截之較今本有本分而合者有本合而分者總歸於整飭顯豁不敢一毫入於勾棘涉於謬迷

尋常文章評家必用圈點貴簡尤貴當書內於文情勝處文致佳處用聯圈小小提掇注重之筆用聯點亦時有隨其文勢祭易而用之者總之一章自爲關照不至紛雜覽者自能詳之

參訂姓氏

受業門人

王　漣鑑堂　大荔

張　佑乾伯　朝邑甥

呂鳳翔振岡　郃陽

李世俊宅三　大荔

劉　滙會東　朝邑

董懷琥治堂　大荔

習應彰德載　澄城

王　淮浦清　郃陽

王　蘭佩芬　郃陽

郗懷鈺抱珍　大荔

王　錯希文　郃陽

白田玉朗山　郃陽

党永清子澄 朝邑

雷鳳至儀廷 朝邑

謝家厥儲若 朝邑

李鳳池到伯 大荔

王　瀛仙洲 大荔

李瑞兆輯五 郃陽

楊　彬文中 朝邑

石艮玉崑山 大荔

扈登峯小山 大荔

李吉兆廸若 郃陽

梁斗南文光 大荔

董述遇景先 大荔

成大奎煥文 朝邑

王樹棟隆吉 朝邑

梁　奕甸山　大荔

董鉅鼎健菴　大荔

黃炳元虎臣　澄城

侯應彩文若　郃陽

謝式南景申　郃陽

呂鵬翔程九　郃陽

曹　畏有三　郃陽

范如松仲茂 邰陽

康炳蔚豹文 大荔

于鳳苞文九 朝邑

石有聲仲諧 大荔

崔運昌道光 大荔

王　錕劍青 大荔

劉大鼎汝調 大荔

馬上通衞亨大荔

王澤鴻化光朝邑

董學元聯三大荔

何　均象坤大荔

王運隆允升郃陽

董官治子政大荔

雷義平砥齋郃陽

男 桼載文栩原名仝校梓

從孫 端引之

孟子文說卷一

郃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一篇上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是何等抱負見梁惠王是何等心事試想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陡地說出箇利字是心中所有止此 孟子對曰王 王開口呼叟孟子開口亦呼王王呼叟是慶幸口角孟子呼王便以曼聲出之蓋孟子一闢王言利一片勝心即已冷淡便有

許多疑誇在內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接口先截住他利字隨即換出自己胸中仁義字王曰何以又斬絕又輕快。二句一篇綱領利吾國上倡於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利於下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字利忽而變作危字輕輕一落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上已說煞猶嫌未甚盡情故又緊承國危字極力鋪寫連下幾箇弒君字而且揹得的的確確若親見過

幾遍
者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又理論一
番百忙中忽
作暇逸之筆。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折轉
有力。兩不字筭人他心窩裏奪字與未有仁
上弒字一線。總皆是發抒上危字。
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兩段似對
擧而實一串。不正說仁義好處。祇就上弒奪
宗反撥而下。語意已十分醒露。蓋弒奪則遺
後不說。不遺後又焉有弒奪乎。即以
所警戒者。還爲指引之。○二段申說。王亦曰
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總結與開口二句。恰好一順一逆。金聖歎

云。前先接何必曰利。是劈面搶。後找何必曰利。是帶口輕拂。前徐稱亦有仁義。是特換新題。後緊承亦有仁義。是趁熱便趕。前不得不前後。後不得不後此。○言利是戰國氣習。仁義是孟子本領。孟子生平。總欲以仁義黜功利。以此篇冠書首。乃作書之微旨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曰字連上讀。賢者亦樂此乎樂字隱隱放在自身。蓋已自謂能樂矣。加賢者亦三字。分明自處以不賢。分明謂賢者不樂此。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偏急以賢者接引之。此是正對之詞。不賢者雖有此不

樂也偏抹煞他不賢者。此是反足之筆。二句一篇綱領。下文申說。此與前章同是賓主對使。但前仁義是主。而以利字引之於前。此賢者是主。而以不賢者繞之於後。引之於前。是以賓跌主。繞之於後。是以賓掉主也。相似之中。別具化裁之妙。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憑空引詩跌入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提振一筆先安頓民樂。然後折轉。古之人。全是空中波瀾。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而後樂此。此賢者榜樣。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以書對詩。民欲與之偕亡亦斡一筆跌下。上民歡樂是平跌。此欲偕亡是透過之筆。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雖有此不樂。此不賢者榜樣。金云前節既有古之人三字。則後節亦當有。今兩節對立。一有一無。何也。蓋前節特標古之人。是明說不是梁王。後節缺無此字。便是明說梁王。却又如

與之諱然。賢者而後樂此。賢者能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不賢者不能樂。而能樂不能樂之所以然。全由民定。須看一偕字與一獨字。孟子於世主。最善因事引誘。此其一斑之初見者也。上章有收結得妙。此章無收結得妙。此節原是反接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陡說盡心。

不知有何設施。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其盡心乃察粦國之政無不過如此。

如寡人之用心者 公然以巳笑隣。看他將盡字換做用字。蓋又寫做盡

字恐猶疑其用而但未盡也。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說明心事。幾成癡想。隱隱有罪歲之意。孟子對曰。王好戰。欲以戰喻。挿此三字。爲之作引。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此特正該盡心於戰矣。棄甲曳兵而走。俱不盡心可知。或百步而後止。其不用心不待言。或五十步而後止。亦未便爲盡心。以五十步笑百步。謂其無如已用心者。則何如。特爲梁王畫一等身圖。而使之自忖。妙。曰不可。直不百步耳。

是亦走也直斷之而又注之妙已明謂其曰非戰也。已明謂其未盡心也。

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知此則可以知彼一拍便醒。以上先破梁王之見。下不違乃進之以王道。是真能盡心者作用。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三不可勝。尚是懸空說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覆一筆說下。乃是責

成之乃是盡心處字字精神字字着力。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一疊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三可以字一不字亦俱是懸空說。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亦覆一筆責成之盡心於此而

極。何慮凶荒。何消移民移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一層至此正告已畢。下乃直斥梁王之獘。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如此尚誇移民移粟。尚說盡心耶。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豈祗加多於隣國。冷諷語。有神理。通篇俱跟盡心字來。梁王平日全不盡心。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坐視不管。忽而以移民移粟。小小補救。自謂盡心。且以已笑

隣。望民加多。要知眞盡心總在行王道。中二段乃其正文也。前段設喻。見其不愈於隣國。破其加多之見。後段乃直斥其非。見其全不盡心。章法前後俱用單筆。中用偶筆。是極整齊結構。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昨已有教不承。更承何教。孟子對曰殺人 二字憑空立案。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此層尚寬。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此層切身。○以政殺人。無異梃刃。使王自承而後摘其失。是善於成鍊處。曰庖

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正言梁王之以政殺人也又不直曰以政殺人而曰率獸食人語最新警意甚劖刻判定梁王之罪獸相食且人惡之即從獸字旋回擺一筆跌下是文章加倍之法爲民父母陡插此四字妙行政即上政字不免於率獸而食人獨不知惡耶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勒醒是嘻笑是怒罵此以爲民父母聳之見不當以政殺人也是正面責數之詞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引文爲其象人

而用之也解上即以繫下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縱不存父母體統難道不怕無後棘耳刺心不顧聽者失色。此與上層一串疊下以無後惕之是後路警醒之詞、惠王願承教孟子卻痛斥其虐政戕民。未嘗別有賜教之語。正如人得錮疾。胸中積有壘塊。不先用峻削之劑以瀉之。亦終不受補。是即所以賜教也。不知承教者果能安否。首章重斥言利。輕掉以仁義。即是此法。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

七百里南辱於楚說來四面皆敵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想要怎樣奮武揚威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雪恥不暇而曰王而曰百里可王天話耶夢囈耶然而梁王奄奄氣息一句已可以振起王如施仁政於民施仁政是主腦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說得平近切實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畧一找。已逗起無敵意。用語生新。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又從對面着筆、彼陷溺其民、、、、、、先緊承彼。王往而征之、、、、、、後遥承王。夫誰與王敵、、、王是施仁政之王。王即仁者。詎蓋盡乎彼之儔矣。自當無敵。總上作收。故曰仁者無敵結明。王請勿疑百里可王之說。有憑有據。

孟子見梁襄王又不比見乃翁心事。出語人曰首句之下。本可直作王曰云云。卻用事後覆述之筆者。以王之所問。尚無可厚非。而其威儀詞氣。實令人

一見𢤱然不安。孟子去梁。想正在此。不如此
叙。則此意描摹不出。非但求章法之新奇也。無威
望之不似人君無儀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上
句猶是掠神看。此句玩不見所三字。正是正
覰旁睨總尋不出他一點尚相處。所字極有
意思。卒然問曰成何辭氣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
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一章主意
孰能與之兩孰能句上。俱少曰字。訖者何難
添寫兩字。但玩語氣。添曰字。神理
便緩傳不出他卒然光景。蓋孰能兩問。正是
不及語畢。接口便問。只省却兩曰字。不更言

其卒然。而卒然之態。活現眼前。孟子文章。筆下有神如此。凡七篇中。如此類者。皆有取意如以爲脫遺則誤矣。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問語句句卒然。對語句句平允）王知夫苗乎（突然入喻。與我入言後而已。）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形容盡情）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惔如焚。民生枯槁。）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其興也浡焉。二句中尚少實義。蓋上文就苗一邊已說得明白顯豁。此處但用虛字拍應。神理已到。原不消更寫平實道理。觧此便知凡引喻。非閒筆浪墨。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喻。又一沛然誰能禦之。歸字即上與字。孰能與之。孰能禦之。兩相叫應。歸不可禦。天下自一。不嗜殺人者能事如此。通篇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為主。而定字引之於前。與字繞之於後。後半承與字重發。而一字定字。不找自足矣。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問得鄭重

有許多歆羨幾幸之意在。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將桓文之事。先着力抹倒。無以則王乎引出王字由岐路而攔入正途。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說王竟知在德上打筭是矣然却看做天上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王在保民虛虛括盡大旨語意十分輕鬆。魏叔子云。王字極重大。保民二字却極平易。齊王問德何如則可以王。覺難之又難。孟子說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却易之又易。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

哉說保民即便勘到自身亦許得甚難得要亦何敢自必耶曰可許得慨然曰何由知吾可也急忙要討箇真實下落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可以保民許得他極大却引來一件最瑣細事研問迂極遠極曰有之姑漫應之以爲此何足道曰是

心、足以王矣、引事而特取其心。於最小中見最大。真令他無處摸索。是心足王。是心可以保民也。此下該直接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句矣。看他偏從而開障。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足王句似已說煞。却就是心中分出愛字。將本意握倒。復轉詁齊王口中不忍字。連忙放活。是故意作兩設之詞。令齊王自已忖度。操縱之妙。如僚弄丸。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說來明其非愛却憐

不忍觳觫二句滑口誦過。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一接口。以小易大，彼惡知之。將以羊易牛換作以小易大。一噴。似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乎除大小別無所擇，幾將愛字坐實。此懸空設難，真難得盡情，是本百姓皆以王為愛也句盤旋。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自信不是愛，卻不能審其易之之心，竟將齊王難倒。曰：無傷也。亦接口。一攔。是乃仁術。

也。先就易字直指其妙。不忍是仁。易是術。
是心可以保民。即此已呈其倪。作用原自
不小。隱隱與見牛未見羊也。再就牛羊打
足王意打通。破何擇疑團。君
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
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不忍字從君子點明。
引來見與有合。此處實申所以。真解得王說
爽快。是術本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句分消。
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
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

我心有戚戚焉齊王方始氷釋。前層設難。此層申辨。兩兩相對。設難則風起。水湧。申辨。又浪去。潮平。反覆說來。此心總欲齊王察識是心。正見是心可用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適接。須知自是心足王句下。齊王急欲問明所以然。却被一難一辨。牽纏不已。到此方纔湧口而出。此下該說有是心。當本是心推恩。推恩則足以保四海。所謂保民而王也。却又不肯徑直說出。看他又從而設陣。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

王許之乎點任齊王設喻來問命意幾不可測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明詰齊王揮空一刀直刺要害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坐實不用恩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扼定不王之故能字當足字看與足王句針縫相對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

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又將不爲不能憑空繪形有點水成紋之趣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覆筆繳清瀠洄繚繞姿致翩然。欲說推恩足以保四海却先用譬喻蕩漾而來點逗齊王不用恩其不王無可推諉所以先發其病痛然後從而藥之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說下箇推恩保四海詩

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引下箇古之人善推所為斯心即是心字頂上文脈息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本上文語一一點醒。至此方說出推恩保四海引古人作証然尚不是坐實責成齊王且就道理說如此則足以如此從來都是這樣而怪齊王之獨不然一直逼起下度字此處足以字即上足以王足以字。魏云前面比喻譎肆文勢排宕到此忽入正

論令聽者肅然起敬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
姓者獨何與數語與前不易一字而用意自別前是激起他不用恩此是喚
醒他不知輕重長短而欲其度之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
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上推字中原有輕重長短
四字齊王直是昧昧故特令其自度輕輕任
筆。文勢一路從上來蜿蜒曲折活潑矯變
總無一呆語無一直筆風雲變態思議無從
。以上總欲齊王推擴是心乃足王之實也
與上一串疊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

後快於心與緊承上作頓折。魏云既云王請度之宜待齊王自言其故乃急說抑王興甲兵四語反代他揣摩何也蓋百姓之重於禽獸愛百姓之當先於禽獸此理最明齊王之能加恩禽獸不能加恩百姓此事易見此一請度直令齊王閉口無言再難答應若不用抑王一轉下面許多議論都來不得矣水窮山盡鳥道忽開此等機法但可意會不可言傳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跌出求大欲即問桓文之心齊王所以不能用恩百姓者正因此念中之也文章至此又起一大波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

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此亦欲也而不足以言大故作跌宕以舒文勢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方是大欲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

也孟子既料中齊王心事齊王方且欣然願聽不意乃說得掃興如此此為字正與上善推其所為為字對照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更進一層掃興益發不堪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承鄒楚推開虛逗所以然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指畫形勢的確分明大欲真正不可求至此弩射潮迴蓋亦反其本矣輕輕撥轉頓挫含蓄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發政施仁乃是推恩之實方直

坐齊王身責成之然且不說如何發政施仁先將功效憑空鋪張一番一口說就四合頭不惟文勢淋漓正與上緣木求魚後必有災相反相照如彼則求必不得而有害如此則不求自至而無不可也○魏云上文一連兩番按抑使齊王神消氣沮如病人更經重瘡奄奄欲盡若不極力誘之以可喜可幸之事便不足以振發其委靡之氣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魏云齊王被孟子幾番撮弄又悶又驚又喜胸中茫然惛字真有此境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魏云孟子前雖許他可王只是到要緊處却半吞半吐一味左推右諉故此曰明以教我亦是虛心亦是

着急我雖不敏請嘗試之魏云齊王到此一概雄心雜念被孟子掃蕩洗刷得乾淨真有欲如此做去之意故下文直言制產不須更作波瀾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憑空提說恆產所係之重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制恒產之利如此）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不制恒產之害如彼）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正勉齊王制恒產制恒產纔是發政施仁之實）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

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此恒產條目也。通章實際在此。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上連用四疊文法。此又撮總複說一筆。然語意最是着力。能如此。則民無不保矣。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應王字結。有大海廻瀾之勢。回視桓文之事。何如。更何消求大欲。通篇大意。謂王在保民。保民全憑有是心。有是心貴能推恩。推恩須

是發政施仁。發政施仁。莫要於爲民制恒產。制恒產則民無不保。而可以王。大欲萬萬不可求。不必枉費心力。一路由虛而實。由淺而深。有無數波瀾。無數邱壑。不肯一筆直下。不肯一語直接。跳脫變化。是開首第一篇大文字。而孟子一生黜霸崇王心事。已畧見於此矣。魏叔子云。此章是古今進言妙用。魏鄭公李鄴侯得其緒餘。便已獨絕千古。試看撮弄齊王本心處。如弄嬰兒。笑一番。啼一番。纔啼便笑。纔笑便啼。令人絕倒。

第一篇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

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逃者何心答者何意匪直不能解並亦不能疑奈何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問得鶻突不顧喫驚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揣詞大難想必心咨莊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承好字引之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掃去先王世俗之說一章綱領中藏同樂意在齊王方慚怍不安陡

然一句忽出意外直是沁心入脾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將說該與百姓同樂先將同字意思從齊王意中喚醒再好正說是文章憑空提掇之法臣請為王言樂正落一筆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

僞齊王正襟危坐聽之也

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

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此連及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跌醒。是反掩一段。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跌醒此段纔轉而正說爲王言樂句下不直接今王同樂云云而先從空設下兩段作一反一正之筆正所謂言樂也然却不用順敘而用倒跌不惟筆法不直無平鋪呆衍之弊正爲將不與民同與民同字樣鍊在臨了俾下今王與百姓同句脫口接來語氣醒豁乃筆墨今王與百姓同樂接得緊樂則王神妙至此讀如字

矣。結得明白。所謂好樂甚、而齊庶幾也。上兩段是懸空說。此乃坐實責成齊王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硬扭入民情。安放一小字。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也觸起他的民情。安放一大字。兩邊引起下文分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敘。與民同之。斷。細玩四字、何嘗是民囿。同民是一章眼目。

以為小不亦宜乎繳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
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
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叙則是方四十里
為阱於國中斷。亦明明不是囿五字下得劉刻之極民以為大
不亦宜乎繳。兩宜字極决絕極自然亦極公道不須驚疑亦何用懊惱。平分疏無一語勸勉齊王其實是諷其同民也當於言外得之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想是逞其小勇。鄰國無論小大

俱不睦故有此問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仁者如此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証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智者如此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証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何有於交鄰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証結。說語至此使齊王無言則竟畢矣乎畢矣而不畢也則以三達德說仁說智尚未說勇也須知下半章問答都是

孟子做就文字。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引出勇字。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

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

大之仁智濟以大勇。三達德備矣。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

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引詩以文王証。書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

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添出兩句詩言文王伐密說得明白書言武王伐紂未說出實際故添出一人云云）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對詩武王對文王）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蓋發不憂交鄰何疾之有上截泥問故孟子亦泛答下截說出寡人故孟子亦勸到王身。前半仁智對說後半添出勇字恰好以三達德作前偶後奇章法而前）

引湯文太王勾踐作証。後亦引文武作証。枝枝相配。葉葉相當。總是極匀停整齊之筆。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順口承應。下面更不照管。連忙扯入民情上去。大奇。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跌出題目。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數語一章正文。至此意已說盡。竟可絕筆。看他下面又復引古。以晏子所述。証已憂樂同民之旨。一覆一反以盡意。且以景公之說晏子。隱諷齊王納諫也。故鶴脛雖長而不可截。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一層不重。春省

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重此層。此是憂樂同民者。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且順敘。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提筆攬上。指出名目。與上節點對。此是憂樂不同民者。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

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四句非呆釋字義正是痛斥其樂之不可蹈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本流連荒亡字扯出先王不更贊美只明其必無是樂雙收而已寓側注之勢惟君所行也一筆鎖住又不說煞妙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終叙景公說晏子絕不更可嚀齊王而諷齊王納諫

意自在言

下試味之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即舉一諸侯行王政者作法妙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正經條目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

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此又抽出所加厚者說妙用倒跌文法。以上正文已畢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過遞王曰寡人有疾疾字從欲字來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硬拖古人入水。不怕古人不受。正是善於因事開導處怪他偏想得起。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

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偏有詩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附會得好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與百姓同則王不害於王政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又拖一人愛厥妃憑空添一句蓋以前所引詩與好貨意有關此下所引詩與好色意不响故先以已意特地斷定也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

及姜女聿來胥宇、詩亦有、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前詩積倉等句就民邊說故隨用疏解之筆此詩及姜女就太王說故此用找補之筆。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兩段是對待文字。此前奇後偶章法前段正說王政意已盡矣後兩段因好貨好色引而進之耳。前引文王後引公劉太王俱是周之先君。湊巧之至前引他詩作結後即用本人詩作徵實之筆合來一處遂覺出風人雅有証有據並非隨口撫拾游談無根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

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懸空設影〕王曰棄之〔孟子言友王亦言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又設影〕王曰已之〔孟子言士師王亦言士師〕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透出正旨〕王顧左右而言他〔置自身於何地。四境不治是何等模樣飢寒交迫民不聊生刑罰煩苛民不堪命不於此處寔寫却從容位置就等身圖是寔者虛之之法是妙於立言處〕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

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高數層跌入。總見齊王進賢不愼耳。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主意在此。只一愼字。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所以然。可不愼與收足正文已畢。下是申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寫出箇不得已光景。著重全在國人。左右皆

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不可亦

是進賢內事必兼說乃備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用刑又因進賢連及者誠於命德又當慎於討罪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總結

三項。已進賢如不得已總要看民之好惡何如事事準之國人故以爲民父母

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不曰救燕而曰伐寡人滿腔懊惱滿口嗔嫌可想）何以待之（幾不能止）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二句領起）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未至民望）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

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既至民悅。上層先引書。後寔敘。此層先寔敘。後引書。文勢廻環有法。而若大旱。若雨降。語自相應。此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也。。明堂章行王政則引文王。此章爲政天下。却必引湯。且引湯征誅之事。都是孟子文章切題處。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幾似雲霓之望。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却非時雨之甘。天下固

畏齊之彊也托一句跌下。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筆力崛強。妙極齊王告諸侯孟子偏偏歸根齊王大聲疾呼不怕齊王面熱。王所以不免以千里畏人也。此齊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此方爲之畫策。乃是待之之法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

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穆公於有司則曰吾有司於民則不曰吾民孟子說民偏要說做君之民妙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穆公說三十三人不勝慘傷之意孟子偏說箇幾千人則其慘傷乃更不可言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穆公曰民莫之死孟子曰有司莫以告這莫字正對那莫字是上慢而殘下也上即穆公所說其長上之上責民則曰其長上此時寧非民之

長上。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先引語提反字）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跌醒穆公口口聲聲怨民不救有司。孟子亦曲曲折折說有司殘民。只用一反字還他。警快之至。亦險峭之極。）君無尤焉（冷雋。是誚之耶。是諷之耶。然已隨口拖起下節。）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方爲之晝策。有司殘民。由君不行仁政。故直正其本。何消誅民。）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

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一筆掃過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二句爲守字伏根。滕之城池。縱極高深。何足以當齊楚。然欲其守之。正不得不鑿之築之。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自已守不說與民守大難自已效死不說民弗去大難此中正有一番寔際在。不然。則眞牙齒不堪之論矣。則是可爲也語氣與開口相呼應。不是滿心滿意之策。於一萬分莫法之中。指出一條明路。較之事人頗爲可恃。寧爲是。勿妄謀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引一古人之開子孫王業者。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正落一筆。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又將子孫興王意撤活而終勉其為善筆情曲折夭矯。聖賢不苟為大言孟子於齊梁動曰不王未之有滕國褊

小。致王稍難。故但語以爲善。而子孫必有王者。又不肯執言之。於無可如何之中。只有勸其爲善。善。所謂盡人事以聽天命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去是一說。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勿去是一說。文勢原是一側注。非板對者、不可做兩扇格、呆看。君請擇於斯二者、渾圖推下。不下主意、而神氣抑揚之間。自重勿去邊。

魯平公將出將者、欲然而未必然之詞。已有物腐生蟲之機、嬖人臧倉者所謂行使止尼之或也。來得正妙。然亦是土。地。神。使。楔。不。知。不。覺。而。來。莫執定說臧倉有心也。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伴得老氣、小人偵事真有此境、公曰將見孟子一片莫奈何神理。曰何哉只此二字。已是神來。不但與上伴作不知。此刻纔知神氣相合。亦開口故作驚訝、魯君欲見孟子之心。十分早涼却五分矣。正不待其詞之畢也。君所爲輕身以先於

匹夫者一句只君出見孟子字耳看他將孟子換做匹夫字見字換做先於字而且云爲輕身。字字巉巖。字字聳魯君之耳。而入魯君之心。以爲賢乎度不過爲此。安頓一句。禮義由賢者出推原一句。須知不是表賢者身分。正如欲取鳥而先張羅也。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不合禮義不得爲賢君無見焉一口咬定公曰諾諾者。適合己意之謂魯君本欲見。而臧倉又寻之枕。有不應之速者乎。孟子竟不遇魯侯矣。天乎。天乎。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食而不化。庸儒之態在目。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辨得最明。然其力終不足以回天。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竟以爲是人所爲。一片含恨之聲。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一眼看定一口道破氣可以平憾可以消臧倉不必得意正子亦不必懊惱理宜如此不是聊自寬慰也

孟子文說卷一 終